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目前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

搬出大山，告别“穷窝窝”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怎么办？搬！

从大山搬入县城，从木屋搬入楼房，“十三五”期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这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960多万人，相当于三峡移民的近8倍，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童章舜说。

走出大山后，新生活过得怎么样？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易地扶贫搬迁户，听听他们的故事。

“上学不用再翻山渡河了”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岑旁村曾被当地人称为“送饭村”。

过去，岑旁村的孩子们都要到7公里外的富禄乡中学读书，路途遥远，吃饭是个难题。村民吴明桂说，为了让孩子们安心读书，岑旁村的家长们每天轮流将午餐走山路挑到榕江河边，再乘渡船过河，送到孩子们手中。“那时候，大家给孩子们准备的全是糯米和酸菜，不易变质。”

直到2008年，柳州市对三江、融水、融安三县实施免费午餐制度，“送饭村”送饭的脚步才停了下来。不过，孩子们往返上学的路还是太远、太难走。

终于，在10年后，吴明桂一家和村里的乡亲们从“送饭村”搬到了交通便利的侗安家园，住进了78平方米的三居室，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大队中的一员。“孩子们上学不用再天天翻山渡河了。”

多年深受交通不便之苦的，不只是吴明桂所在的村子。贵州黔南州惠水县斗底乡斗底村山环水绕，距离县城79公里，那里的孩子们同样经历着“上学难”。

“每天5点就要起床，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原斗底村村民罗应和说，那条山路他家孩子不知道走了多少趟。“要是想去县城，头一天出发，第二天才能回来，光山路就要走上好几个小时。”

2016年，罗应和一家成为惠水县第一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全村24户109人一同搬进了明田街道新民社区。“现在孩子上学走路5分钟就到了！社区还开设了‘四点半课堂’专门辅导孩子们做家庭作业，孩子成绩进步了不少，这是我作为家长最开心的事儿！”

易地扶贫搬迁，让这些贫困家庭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的王维，3年前考上复旦大学，成了父母的骄傲。

“我们有房子了！”大一寒假，王维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一度不敢相信。

在王维的记忆中，她家没有自己的房子。“爸妈一直在新疆打工，家里的老房子早就塌了。我从小和哥哥借住在姑姑家，从六七岁一直住到了十八岁。”而今，一家四口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避风港”。王维说，她的新家就在腰市镇的集中安置点，很漂亮！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



图①：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步马安置点，老人们正在社区广场上休息。

卢志佳摄

图③：河北省顺平县为促进易地搬迁群众增收，在安置小区附近建设扶贫农业园区。图为12月8日，搬迁群众在园区将刚采摘的草莓装箱。

新华社记者 杨业尧摄

图②：12月8日，工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金鸡镇民乐村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扶贫车间内加工玩具。

何华文摄（人民视觉）

图④：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东环新村是当地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新村扶贫车间设在安置区楼下。图为11月22日，搬迁群众在车间生产电子元件。

李尚引摄（人民视觉）

搬迁全国共建成安置住房266万余套，人均住房面积80.6平方米；配套新建或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6100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养老服务设施3400余个、文化活动场所4万余个。

“搬出来，还要有活儿干”

“搬出大山，不等于脱贫了。”在如今已担任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的罗应和看来，就业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帮助大家就业的路上，他碰过壁。有一次，他组织了35名村民去惠水县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面试。但负责人告诉他：“小罗，你带来的人不是我想要，而是不敢要！有很多问题，比如三天两头想请假；不讲卫生，两手一捏，鼻涕就甩到公司墙上，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接收？”

“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想哭！”罗应和开始思考如何帮助搬迁群众找到工作，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失眠。“琢磨来琢磨去，我萌发了对大家进行分批分类培训的想法。”说干就干，他立刻开始筹备起“移民技术技能培训夜校”，号召村民们参加培训。

在保安培训班上，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罗应和亲自教大家站军姿、守纪律、听指挥，让大家明白团队的力量。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他带着培训合

格的38人再次面试了那家企业，最终全部录取。后来，参与夜校培训的人越来越多，125期培训班共培训了3856人，成功帮助1856人到惠水县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务工。

“我们社区还有2个扶贫车间，一个做服装加工，另一个做我们地方特色的‘唐娃娃’。”说话间，罗应和从背包里拿出了两个“唐娃娃”，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了起来。“黔南州是苗族、布依族混居，我想把少数民族文化也从大山里搬出来。”据他介绍，“唐娃娃”扶贫车间作为民族文创产业，今年已经接到了100万元的订单，员工月收入达1800—2500元。

同村的王华平，家有年近古稀的父母，没有稳定收入来源，过去只能靠低保度日。直到参加“移民技术技能培训夜校”，他掌握了一定的电工技能，顺利成为一名企业工人。如今的王华平，工作认真，也渐渐存下积蓄，有了自己的小家。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帮助358万搬迁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实现了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

“这就是满满的幸福”

“早就想搬出来了！”罗应和说，过去在山上的时候只能靠采草药勉强维持生计，一年到头也没几个钱，从小他就立志一定要走出大山。“搬出来快5年了，大家的生活好了，工作也有了。我们村24户中23

户都买了小汽车，这就是满满的幸福啊！”

走出大山搬入新居，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过上了新生活。崭新的楼房，现代化的社区，便捷的交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干劲更足。

“我爸现在可爱炫耀了！”王维说，有一天妈妈“气哄哄”地给她打电话：“你爸又跟我炫耀他会用电脑！我也要学电脑，你回来赶紧教教我！”搬迁后，王维父亲在社区找到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平日负责收水电费，有了固定工资。年底家里还能收到产业扶贫的分红，哥哥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学校对王维也有相应的补助政策，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当然，适应新生活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搬迁户几十年没出过大山。”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鼓楼坪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显清介绍，三江侗族自治县一共有16个民族，“思想要跟进，生活习俗也要改变。即使是垃圾清洁这种很微小的工作，都需要跟大家面对面沟通。工作做久了，我发现不仅年轻人适应了，中老年人也慢慢习惯、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环境。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目前，“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4221元提高到了2019年的9313元，年均增幅超过30%。

走出大山搬进新房，有活儿干有钱挣，大伙儿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农产品销售困难？流通损耗大？农产品运输、流通过程中，常常存在出村前“最先一公里”和进城后“最后一公里”问题。针对这类农民群众民生痛点和现代农业堵点，有关部门正加大补短板力度。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着力解决农产品出村“最后一公里”问题。

按照有关部署，农业农村部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鲜活农产品主产区为重点，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落实优惠电价等措施，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一批田头仓储保鲜、分拣包装、产后初加工等设施，提升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同时，结合“菜篮子”工程，支持在大中城市建设一批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打造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提升肉奶、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供应能力。农业农村部预计，到今年12月底，将支持超900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产品产区新建或改建1.4万个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规模将超过600万吨，农产品产区贮藏保鲜和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将明显提高，择期销售能力将明显增强，形成产地农产品流通的“蓄水池”和“新渠道”，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是实现农产品在产后贮藏、加工、集散、运输等环节始终处于适宜低温控制环境的供应链系统，能够有效降低农产品产后损耗、长期保持农产品品质，是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牵引性工程，对于补齐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扩大农业有效投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和农产品消费“双升级”意义重大。

据了解，2020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安排中央财政50亿元资金，支持河北、山西等16个省（区、市）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贫困地区，选择产业重点县（市），依托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围绕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

——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以实施意见为核心，以技术方案、信息采集等制度规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坚持市场导向。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与产后商品化处理、产地市场建设、产销渠道构建等相结合，集群集聚发展，在产地田间形成“生产+仓储+保鲜+销售”的模式，发挥规模效应。

——强化政策保障。积极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强化金融支持力度，落实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用地用电优惠政策，推动用地用电审批手续从简从速，努力做到项目资金、项目用地、项目用电“三配套”。

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最先一公里”问题也将加快解决。“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扩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支持地域、品种和主体，强化政策配套，加强标准引领，从源头加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问题，补齐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产业链突出短板，为新形势下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

打通农产品出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今年新建改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一点四万个——

南水北调东中线6年调水超394亿立方米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浩）12月12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来全面通水6周年。6年来，工程累计调水超394亿立方米，1.2亿人直接受益，其中，中线工程调水348亿立方米，约6900万人受益；东线工程向山东调水46亿立方米，惠及人口约5800万。工程运行安全高效，综合效益显著，沿线群众普遍认可。

目前，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前期工作正稳步推进。东线二期工程可研和穿黄工程初步设计编制上报完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可研报告编制完成并上报水利部，中线调蓄库工程雄安调蓄库灌淤试验开工，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证通过水利部水利水规院设计总院复审。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计划年底水下主体工程完工。

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累计实施

生态补水超52亿立方米，推动了沿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自2018年中线工程实施生态补水以来，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止跌回升；沿线河湖生态得到有效恢复。截至2020年9月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平均为22.49米，与2015年同期相比回升了3.68米。东线工程增加了沿线河湖网的水体流动。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坚持调水、节水两手都要硬。北京全市16个市辖区全部建成节水型区，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由2015年的15.4立方米下降到2019年的11.8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11立方米下降到7.8立方米。天津市出台全国第一部地方节水条例。山东省将“单位GDP水资源消耗降低”节水指标纳入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工程。

赵柱军摄